

梦剧场

悲情丽人

李太平 著

出版社

梦剧场



白之冰 (孙淳 饰)

方梅 (林芳兵 饰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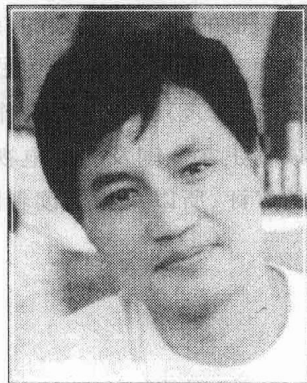




读解李太平



(《悲情丽人》导演)



骄阳下的嘉陵江边总与其他海城不同。儿时听老人说：鹅卵石、沙滩、鸡毛草、川江号子，把男人、女人肌肤的每一处、每一点都形象化地表达了出来，就这样一代代地孕育了斩钉儒艮。儿时的我们是那样的痴迷，从早到晚听讲着男人女人的故事。由于早熟的李太平少年得志，感悟了人世间的很多东西，积淀了江上文化的素养，他从13岁开始写作至今历时30多年，200多万字的作品苦诉了他对世俗的感悟。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阴谋、狡诈和人生的无奈、悲伤融合了他的真情，顽强表达了他对世俗的怅恨。他的几部作品都由我搬上了荧屏，其中《铁窗深情》、《女性日记》、《历史的跨越》、《雾季没有雨》、《悲情丽人》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观众的好评。读他的剧本，文笔流畅，贫民化的视角，内心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情和创作冲动在涌动……

他的作品贴近生活，写大命运，写人物的悲欢离合，写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和命运历程，写情感的裂变与修复，写金钱和物欲横

第 一 章

夜，黑沉沉的。都市的林荫道上，大雨如注。猛然间，一道撕破长空的闪电，拖起一串骤响的霹雳。路旁的梧桐树叶，挂着水滴在风雨中飘摇着，发出刷刷的声响，如泣如诉。白哗哗的雨水倾泻到柏油马路上，仿佛给平整的路面砸出千万点小坑。水急速地积聚起来，又急速地向道路两旁冲散开去。

方梅在雨中奔跑着，她的披肩秀发随着脚步的加快而一起一伏。

白之冰追上前来，一把拉住她：“方梅，你等等，你听我说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，请你相信我。”

方梅停下脚步，转身道：“白之冰，我不是跟你说了，叫你别再来找我，你为什么还死缠着我不放？”

白之冰扔下雨伞，任凭雨水在脸上肆虐。他按住方梅的双肩，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前，低头凝视着她，真诚而激动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之所以不肯答应我，是你心里还装着他，装着耿建华，是吗？可你想没想过，你都等了他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想等到什么时候？”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，白之冰仍能感到贴近方梅时那股女性所特有的温热的体息。

“我等，我偏要等！白之冰，我求你不要再管我的事。如果你真为我好的话，就别再来打搅我好吗？”

白之冰迎着她坚定的目光，痛苦地哀求道：“不，方梅，我不答应！你明不明白，如果你等来的结果，不是你所想像的，到那时你该怎么办？我是为你担心呐！”

“我用不着你为我担心，我也不相信耿建华会出尔反尔！我相信他，我铁了心要等他，我不相信他会骗我，真的，我决不相信！”方梅坚定的目光中带着一种执拗的自信。

白之冰被激怒了：“你为什么还这样固执？为什么我的话你一点都听不进去？方梅，你想没想过，如果他真的爱你，为什么这么多年了，他连一个音信儿都没有？这不是明摆着？他早把你忘了。”

方梅也大声说：“你不要说了好不好？你根本不了解我和他之间的感情，你也不会理解，一个人的初恋，还有那份刻骨铭心的感情，不是说放就能放得下的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但是我只能告诉你，对不起。”说完，方梅挣脱白之冰，转身迎着风雨走去，一步步走向夜幕的深处。

白之冰望着她的身影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他仰起他那痛楚的脸，任凭雨丝的抽打……

方梅回到了家中。这其实是父亲的家，也是自己惟一的温馨去处。一束洁白的兰花在静夜中散发着幽香，橘红色的灯光下，一杯



热茶冒着袅袅上升的蒸气。

方梅凝视着手中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。这张照片好像把她带回了那个遥远的知青年代。方梅、耿建华、白之冰、林浩，他们四人灿烂地笑着，仿佛时间定格在那些快乐的日子。

她抬起头深情地凝望着窗玻璃上那淅淅沥沥的雨珠，呢喃道：“建华，你在哪儿？”她那漂亮、宁静而又隐含着忧郁的黑色眸子渐渐地湿润了，渐渐地被一层水雾遮蔽了……

她永远记得和建华分别的那一天。那是 1978 年的春天，就在知青大返城的前夕，方梅突然接到家里的来信，说她母亲病了，叫她无论如何回去一趟。建华要陪她回去，她没让。那天，飘着绵绵细雨，山道上，她和耿建华在苍凉的山脊上没命地狂奔着，耿建华手里拎着一只行李包。好容易到了镇上的汽车站，他们朝一辆停靠的长途汽车跑去。从车窗外往里望去，人头涌动，车内已黑压压挤满了人，大包小包塞满了所有尚能驻足的空间。耿建华将方梅推上挤

满人的车门口，两人依依不舍地对视着，似乎要把对方印刻在瞳仁里。他们好像听见了时间在身边流淌。耿建华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玉石观音，咬破手指，鲜血滴落在玉石上：“方梅，玉石能够避邪，能逢凶化吉，也会保佑你母亲平安的！”方梅接过玉石，眼里含着泪水，深情地点点头，一切语言，尽化作两行滚烫的热泪。

汽车终于启动离去了。

方梅将头伸出窗口，含泪向耿建华招手，说着什么。车下，耿建华跟着车跑着，身影越来越小，渐渐消失在方梅的视线里。

命运是何等的难以捉摸啊。这一别竟是十多年。

方梅十分熟练地扭亮窗前的台灯，开始坐在书桌旁写信。

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耿建华写信，这已成为一天中最甜蜜的功课。信是发不出去的，可给他写信，已经成了支撑她活下去的惟一精神支柱。日积月累，这些信已装满了两大纸箱。

清晨，方梅从楼道上走下来，走向楼道出口处靠墙的一个偌大的信箱柜前，掏出钥匙打开其中的一个柜子。这也是每天必须完成的一项功课了。她朝箱子里看去，箱子是空的，一如既往。

黄昏，楼道口洒满夕阳的余晖，方梅迈着疲惫的步履，缓缓来到信箱柜前，掏出钥匙打开那个固定的信箱。信箱里仍空无一物，一如既往。

一天，方梅默默地走在大街上。

这时，一个女人与她擦肩而过，那女人看了看她停住了脚步：“唉，你是……”

方梅也打量着她，稍顷，她欣喜地叫起来：“顾薇。”

顾薇也喜出望外地抱住方梅道：“方梅，老同学，咱们多年不见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你。”

“是啊，走，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”

心,如果您认为女儿有什么错的话,我向您认错行吗?妈,就是女儿有千错万错,您也不要着急,要是您病加重了的话,我怎么向弟弟、妹妹交待?”

方母伤心地流泪。

方明山坐在一旁闷头抽烟。

方梅鼻子一酸,声音微微有点发颤:“妈,您和爸爸为我们几兄妹操劳了一辈子,我只希望您尽快把病治好,有朝一日只要我能回到你们身边,我一定好好孝敬你们。不过,妈,您也得让女儿解释呀。不瞒你们说,我是在和耿建华好,可我们是真心相爱,是在患难中建立起的感情,我们……”

方母打断她的话:“你别说了,我不想听你这些,你如果还把我当妈看的话,就死了这份心吧,你必须和姓耿的断绝来往。”

方梅委屈地涌出泪来:“妈……”

方明山对妻子埋怨道:“有话你好好儿跟她说吗,女儿刚到家你就这样发脾气,难道你就不心疼她?”

方梅微微抽泣起来。

“孩子,不是妈心狠,也不是妈为难你,世上哪个当妈的不心疼自己的儿女,妈都是为你好哇。你在家里是老大,你爸和我都指望你早点从农村出来。可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搞对象,还闹得满城风雨,我是担心到时候招工会有麻烦。方梅呀,你就答应妈好不好?”

方梅凄然叫道:“妈……”

方母掀开被子,欲翻身起床:“难道你真要你妈下跪才肯答应?那好,我现在就给你跪下。”

方梅赶紧扶起她:“妈,您别这样,我答应您,答应您不就行了吗?”她说,泪水从眼里夺眶而出。

夜,已经很深了。吊脚楼里透出微弱的灯光。方明山和方梅坐在外屋里,他们父女俩很少像这样坐在一起,谈着心事。记忆中的

父母亲好像不断地为生计为抚养子女操劳着，很少真正过问一下女儿的内心世界。

方明山抽着叶子烟：“你要理解你妈的心情，你下乡这三年来，她每天都在为你担惊受怕呀。”

方梅点点头：“爸，您怨我吗？”

方明山说：“你是我的女儿，你是怎样一个人，爸心里还不清楚？咱家三个孩子中，就数你最懂事，我和你妈最担心的也是你。”

方梅说道：“爸，我都长大了，我知道怎样保护自己，知道怎样处理好个人的事儿。”

“你个人的事儿我想你有自己的主张，我也不想多说。不过，你工作的事儿，我这个当父亲的不能不为你考虑。趁你这次回来，我想把我的想法给你说一下。”

“爸，您说吧。”

方明山脸上露出一丝微笑：“我是想我顶多再干上一年，最迟明年下半年就提前办病退，让你来顶替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方梅道：“爸，您还不到六十。您干了一辈子，办病退多不划算呐。”

“现在哪还管得了这么多，你爸妈这代人活一辈子还不都是为了你们，只要你不嫌弃我这工作，就耐心等一年吧。”

“爸，我怎么会嫌弃呢？不过我想，还是让方淳来顶替吧。”

“你弟弟现在正在复习，万一他明年考上了大学，咱家这苦日子就算熬到头了。”

泪水不知不觉地涌上方梅的眼眶，她咬着牙强忍着，不让它们奔泻下来。

方明山动情而又严肃地说：“方梅，你就耐心等等吧，在这一年中，千万别出什么事儿，现在招工政审可算呐。”

方梅点点头。

方明山磕了磕叶子烟杆的烟蒂：“睡吧，赶了两天路，你也累了。”说着，转身朝里屋走。

方梅也站起身来，忽然，她感到一阵恶心欲呕吐，她赶紧用手捂着嘴，迅速朝厨房里跑去。走到卧室门口的方明山看着女儿的这一举动，不禁眉头紧蹙，不无担忧地看着厨房里的一切。

方梅跑进厨房水槽边，呕吐不止。她边吐边开大水龙头，想用水声压住她的呕吐声。她不断地喘息着。忽然，胃里的一阵翻江倒海又朝她袭来，她继续呕吐，好像要把五脏肺腑掏空。忽然，她意识到什么，抬起头睁着一双惊恐不安的眼睛。

方明山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他十分不安地看着女儿。

方梅无意中转过头来，恰好与父亲的目光相遇。

方梅惊异地：“爸……”

方明山盯着她：“方梅，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方梅语无伦次地支吾着：“没事，我胃有点不舒服，可能是感冒着凉了。不要紧，吃点药就好了。”

方明山压低声音低吼道：“你撒谎！我问你，你是不是……”

方梅打断他的话，一下抓住父亲的手臂哀求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爸，您答应我，千万别告诉妈妈好吗？”

方明山痛楚地看着女儿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朝外走去。

方梅永远也忘不了父亲的神情，惊讶、恐惧、耻辱。

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。方梅的父母亲却谁也难以成寐。方明山独自坐在小凳上心事重重地闷头抽烟，方母在床上辗转反侧。方母终于耐不住这死一般的沉寂，开口问道：“我刚才听见女儿在吐，她会不会是……”

方明山赶紧打断她的话：“你别瞎猜了，她胃不舒服。”

方母诧异地说：“不对呀，她哪来的胃病？不行，我明天非得搞清楚不可。”

方明山不无担忧地道：“你这又是何苦呢？”

方母凄然地说：“老头子，要是女儿真要遇上那种事，那她这辈子可就完了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擦着眼泪。

方梅第二天就到医院做检查，结果印证了她的担心，医生告诉她怀孕了。

方梅在街上漫无边际地走了一天。她恨不得时间就此固定住，好不必回家尴尬地面对两位老人。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她神情木讷地站在父母跟前。

方母在哭泣。

方明山也在垂泪。

方梅猛然跪在方明山身前哭诉着，哀求着。

方母气得浑身发抖，用手指着女儿数落着。

年迈的父亲几乎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，要她把这个孩子赶快



实在没有其他的选择，其实，我也是为了咱俩有一个好的归宿。梅，等我回去把一切都安排好以后，我就会来接你，你一定要等着我。”

方梅手里捏着那封信，手有点颤抖。她望着远处，眼里盈满泪花。一颗晶莹的泪珠滑落到信纸上，染湿了一片字迹：“方梅，今生今世，我都将永远感激你，是你在我最艰难的岁月，把你最真挚、最圣洁的爱给了我。你救过我的命，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切。让天地作证吧，我是爱你的，我将会永远爱你。再见了，方梅，但愿我们能够早日重逢。”

方梅望着顾薇，平静地说道：“经历了母亲去世的打击，对耿建华的走，我反而没有太强烈的反应……。”

从咖啡店出来，方梅和顾薇漫步到了江边。

顾薇问：“那后来呢？那个孩子呢？”

方梅凄婉地说：“我反复想了很久，总觉得孩子是没有错的，她应该来到这个世界，因为她是我和耿建华爱情的见证和延续，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我都应该把孩子生下来并且把她抚养成人。顾薇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说我做这个决定错没错？”

顾薇沉吟道：“要是我遇上这种情况，也许会做出同样的选择，因为咱们女人天生就有一种母性的情感，再加上你和他又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感情，这实在很难得。”

方梅脸上浮现出一丝伤感的情绪：“只可惜那孩子……”

顾薇：“孩子怎么呢？”

方梅伤感地说：“我在一个远房亲戚家住了快十个月，孩子的预产期终于到了，孩子就要降生了，我被送进附近一家县医院，父亲得知后心急如焚地赶来照顾我。我在待产室里羊水已经破了三个时辰，可是宫口还不能全开。我听医生说，如果再过一个小时生不出来，大人、小孩就很危险了。当时，我已痛得浑身湿透，处于昏

表达,已经是无动于衷了。”

几天来,方明山很少到医院去看望方梅。他不知该怎样面对承受着这么多苦难的女儿。他惟一能做的,是一遍又一遍地用布擦拭着镜框里妻子的遗像。他喜欢守着相濡以沫、厮守一生的老伴絮絮叨叨地说长道短。此时,方明山诉说道:“孩子她妈,你走了就一了百了,可眼下你的大女儿什么事都不顺心呐。她等了那个上海知青这么多年,可等来的竟是这样一个结果,眼下咱们的女儿正在遭受煎熬哇。我本想把藏在我心里这么多年的那个秘密告诉她,可我看见她这么苦,我不忍这个心呐。”

老人说着,禁不住再一次潸然泪下。

林浩是白之冰、耿建华、方梅共同的朋友。他三十多岁,方圆的脸膛,宽阔的肩膀,浓黑的眉毛,显得朴实而刚毅。

林浩还是从白之冰的口中得知方梅的故事:“我真没想到,耿建华怎么叫他妈写这样一封信,这不是拿刀子捅方梅的心吗?”

白之冰气愤地附和道:“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,要是他现在在这儿,我非揍他不可!”

林浩叹了口气:“这么好一个女人,她的命怎么这样苦呢?”

白之冰耸了耸肩,无奈地说:“林浩,你不知道,这几天我劝了她很多,可她听不进我的话。”

“她可能是太伤心了。之冰,咱们都是多年的好朋友了,在这种时候应该多关心她。”

白之冰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。

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,方梅很快便出院了。由于没人能医治心灵的创伤,她仍每天躺在家里的床上神思黯然。

妹妹方雨走了进来,轻声问候着:“姐,你什么时候出的院,好

“听说你还病着，我来看看你。”

“坐吧。”

白之冰坐在板凳上。

方梅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何必破费买这些？”

白之冰有些动情地说：“方梅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为这种忘恩负义的人难受不值。”

方梅打断了白之冰的话头：“谢谢你来看我。”

白之冰鼓起勇气，想把憋闷在胸中已久的话一吐为快：“其实，我一直对你……”

方梅打断他的话：“现在不说这些好吗？”

白之冰心里一沉，神色有些不自然。他感到面颊发烫，便又寒暄了几句，匆匆告辞了。

方梅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一贯深居简出、不多说一语的她也会成为邻居大妈茶余饭后的聊资。这天，当她经过一户人家时，传来几个街道大妈的议论声。一位大妈煽惑着：“你们知道吗？这方家姑娘上山下乡那会儿，和一个上海知青好了，这女娃子等了他很多年，结果听说那男的已经结婚了。”

方梅一怔，她停住脚步，倏地抬起头，但强忍着，还是往前走。

另一位大妈有意放大声音：“哼，大前年我还托人给我儿子说媒呢，她还半斤熬八两，没想到还是被人家一脚给蹬了，活该！”

方梅停住脚，转过身去怒视她们，并朝她们走去。

那女人指着她心虚地转了半圈：“你……你要干什么？”

方梅停下来，两眼冷冷地直视着她们：“难道你们不觉得你们说这些太无聊了吗？莫名其妙！”

这时，又站出一位邻居大妈，一个年龄与之相仿的老女人，冲那女人埋怨道：“你这人也是，这样去说人家。方家姑娘，你就消消

气吧，别跟她一般见识。”

方梅气愤地转身走去，她的脚步越走越快，最后干脆小跑了起来。

霏霏细雨中，方梅孤独无助地站在沙滩上，无声地流着泪，神情落寞而哀婉。

她心灵最深处响起耿建华的声音：“方梅，让天地作证，我会永远爱你的。”耿母的声音像一条犀利的毒蛇在脑海中盘旋着：“实不相瞒，建华已经于三年前成家了，以后就请你别再来信了。你好自为之吧。”两股声音交织在一起，挥之不去。

忽然，周围又回荡起另一种声音：“没想到吧，她还是被人家一脚给蹬了，活该！”……

远处，白之冰朝方梅跑来。

方梅痛苦地闭上眼睛。

白之冰大声地说：“方梅，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
“白之冰，你别管我，我想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。”

“不，看见你这个样子，我不放心。我问你，他这样绝情，这样忘恩负义，值得你伤心、值得你痛苦吗？”

方梅凄楚地说：“可我想不通，我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我等了他这么多年，可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难道他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，难道我对他所有的付出都是一厢情愿吗？”

白之冰激动地说：“方梅，这不能怪你，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，是他欺骗了你，也伤害了你。”

方梅伤心地流着泪：“我该怎么办？现在街坊邻居说三道四，看我的笑话。”

白之冰怜惜地望着自己心爱的女人，温柔地说：“你何必去在乎别人说什么呢？关键是你自己，你不要再这样折磨自己了，好不好？”

方梅含泪望着雨雾中的江面。世界变得如此模糊，如此不真实。

白之冰深情地把方梅揽到怀中，下巴贴着她的丝丝秀发，热切地说：“方梅，你有权选择新的生活。你知道吗？这些年我一直爱着你，当我看见你和耿建华好了以后，我曾经很痛苦；当耿建华在你回城还没有回来就要走时，我还和他大干了一场，今天，看见你这样伤心，我真希望能够分担你的痛苦。”

方梅含泪望着江面。

白之冰把方梅拥得更紧了：“方梅，我会给你幸福的。”

方梅哀愁的眸子里重新漾起泪光。

白之冰全身心地拥抱着她：“方梅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，我会疼你爱你，让你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。”

绵绵细雨顺着方梅的发际流下来，她猛然间清醒了许多，挣脱白之冰的拥抱，转头看着远处，冷冷地说：“白之冰，如果在很多年以前，你说这些话可能让我很感动，但现在我的心已经死了，我只能对你说声谢谢。”说完欲走。

白之冰拦住她的去路：“方梅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是真心的。”

方梅激动起来：“我现在已经心如死灰，不想谈这些事，请你让我安静一下好不好？”

白之冰也激动起来：“你何必这样自己折磨自己呢？你应该忘记过去的一切，重新选择新的生活，看见你这样痛苦，我心里难受啊。”

方梅冷漠地打断她：“对不起，我还有事。”说完，转身向远处走去。

白之冰看着她远去的背影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
虽然方梅拒绝了白之冰，但她心头的冰山仿佛在白之冰的温